



丑八怪

【苏】符·卡·仁列兹尼柯夫著
王志冲译

丑 八 怪

〔苏〕符·卡·仁列兹尼柯夫 著

王 志 冲 译

丑 八 怪
CHOUBAGUAI

(苏) 仁列兹尼柯夫 著

王志冲 译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责任编辑 盖如翔 刘丽菲

封面设计 刘晓玲 插图 黄寇余

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3/8}·插页2·字数150,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30

统一书号 10289·99

定价: 1.10元

出 版 说 明

“当代苏联儿童文学丛书”将选编苏联六十年代以来优秀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陆续出版。本书写的是一位退休军官带领他的孙女莲娜到故乡小城来搜集本家祖辈留下的画。莲娜长得丑，她善良、果敢、见义勇为的行动不被同学理解，她和穿补丁衣服的爷爷一起遭到周围人们的嘲笑。后来，爷爷把搜集起来的画献给了本城即将建立的博物馆，对莲娜的误会也解除了。在祖孙俩即将离开小城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

符·卡·仁列兹尼柯夫是苏联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深受小读者喜爱，有的已翻译成英、日、西班牙等文字出版。1974年该作家曾获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奖金。由《丑八怪》改编的电影亦获1986年苏联国家奖。

主 要 人 物 表

莲娜（丑八怪）	六年级女学生
尼柯拉	莲娜的爷爷、退休军官
玛尔加莉塔	老师、六年级班主任
季姆卡	莲娜的同班男同学
瓦西里耶夫、华尔卡、红毛、蓬头	莲娜的同班男同学
米罗诺娃（小铁钉）、史玛科娃	莲娜的同班女同学

第 一 章

小城里的条条街巷，窄窄的，地面奇特地佝偻着，高低起伏。莲娜沿着这些小街奔跑，一路上对什么都视而不见。

顺着一座座平房往高处奔！平房的窗户里挂着镶有花边的帘子，房顶上竖着高高的十字形天线……

顺着一道道长长的篱笆墙往低处跑！篱笆墙顶上有猫，篱笆门旁边蹲着凶恶的狗……

短外衣敞开着，两眼充满绝望，嘴里飞出含混不清的低语：

“爷爷！……好爷爷！……咱们走！咱们走！……”她边跑边哭泣。“永远不回来！……离开凶恶的人！……让他们互相厮打吧！狼！……野狗！……狐狸！……爷爷！……”

“瞧她发疯了！”被她撞到的人在她背后叫喊：“快得象摩托车！”

莲娜一口气往高处奔完一条街，仿佛来个冲刺，准备飞上天空。她也确实希望立刻飞到这小城的上空，即刻离开这

儿，离开！到某个能给她快乐和宁静的地方去。

接着，她急速地往低处跑，跟不要命似的。她也确实愿意不顾一切地冒冒险。

只要想想看，他们怎样对待她！而且是为了什么？





第二章

莲娜的爷爷叫尼柯拉，在古老的俄罗斯小城的旧宅里，已经住了几年。这小城位于卡卢加市和谢尔布霍夫市之间，坐落在奥卡河畔。

这样的小城，在我们国土上总共只留存着几十座。它有八百多年了。尼柯拉爷爷熟知，珍惜和热爱它的历史。每当他漫步在城里的陋巷、徘徊在陡峭的河岸、踟蹰在景色如画的近郊（这儿有座座古墓，墓地上的忍冬和桦树林郁郁苍苍）的时候，小城的历史画卷便历历在目。

在漫长的岁月中，小城不止一次地经受过灾难。

这里，就在河面上，就在曾建有公爵府邸的古城废墟上，俄罗斯卫队和鞑靼士兵进行过殊死的战斗。鞑靼士兵挽弓放箭，挥舞弯刀，叫嚷着：“俄国！俄国！……”他们身骑矮壮的战马，试图从河岸那边闯过来，消灭抵抗部队，冲向莫斯科。

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也以锐利的角刺伤了小

城。当时，俄国总司令库图佐夫的大军经过这里。士兵无数，难民成群，车辆马匹，带着各种臼炮和曲射炮、带着备用炮架和随军铁工场的炮兵部队，把当地原本就蹩脚的道路，弄得乱七八糟，一片泥泞。后来，仍旧是沿着这些道路，俄国士兵凭着难以置信的、简直是超人的大无畏精神，忍饥挨饿、没日没夜、不停不歇地驱逐疲惫不堪的法国人。在这样长途撤退以后，在经受了饥饿和流行病的折磨以后，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力量。

沙皇征服高加索的折光也触及小城——高加索山民的领袖沙米尔，曾打得沙皇连连惨败，他被俘后，和一批追随者，怀着深沉的悲愁，在这儿的某个地方生活过。他们在狭窄的小街上彳亍、疯狂的、忧伤的目光，在起伏的山峦上面徒然地探寻。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如同一场风暴，从小城里刮走了所有的男子。返回的人成了残废——断了腿的、缺了胳膊的，但是脾气暴躁，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把自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也正是他们，给这个闭塞的、微不足道的小城带来了革命。

接着，过了许多年，法西斯匪徒来了——战火烛天，绞架林立，枪声不断，破坏惨重。

然而，岁月流逝，战争结束，小城再度复兴。现今，它一如既往，恣意不羁，横亘在几座连绵的丘陵上。丘陵的陡坡伸向宽阔的河湾。

尼柯拉爷爷的老宅，便是矗立在这样的一座丘陵上。式

样古老，由粗大的圆木建成，年深月久，已经完全发乌变黑。它的顶楼，结构严谨、朴实，装有长方形的窗子，还巧妙地点缀着四个小凉台，伸向四面。

这幢黑糊糊的住宅，有着宽舒的、风凉的大阳台，完全不同于左邻右舍那种线条流畅、色彩缤纷的房屋。在这条街上，它显得突出，宛如一只神情严肃的老渡鸦，飞落在一群金丝雀或莺鸟当中。

尼柯拉家的住宅，在小城里存在已久，大概有百年以上。

在严酷的年代里，它没有被焚毁。

在革命中，它没有被没收。那是因为尼柯拉爷爷的祖父——贝斯索尔采夫医生的名字保护了它。跟每个俄罗斯古老小城的医生一样，他在当地也是受尊敬的人。法西斯入侵期间，他在家里开设医院，为德国士兵治疗，可同时在地窖里，却躺着俄罗斯战士，医生用德军的药品给他们治伤。由于这样，贝斯索尔采夫医生也遭到枪杀。

正在这时候，苏军的神速进攻，挽救了这幢住宅。

就这样，住宅始终安然无恙，经常住满了人。不过，他们家族中的男子汉，当然奔赴过各个战场，而且并非总是能生还的。

在尼柯拉爷爷到来以前，一个孤身老太太住在这幢旧宅里。她是贝斯索尔采夫家的人，远道前来探望她的人越来越少。尽管令人难过，但他们家族的成员确实散居在整个俄罗斯，一部分人则已经为了自由而疆场捐躯。然而，老宅毕竟还保持着生活的气息。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门一下子敞开，几

个男人沉默地、缓慢地、拙笨地从住宅里面抬出一具装着老太太干瘦尸体的棺材，送往当地的公墓。这以后，老宅由邻居们钉死了门窗，塞没了通气孔，想使屋子里冬季不会潮湿；末了儿，用两根木条交叉着钉住了围墙门，众人才散去。

住宅头一次聋了、瞎了。

忽然有一天，尼柯拉出现了。他阔别小城已有三十多年。

不久前，他刚安葬了妻子，接着，自己也重病缠身。

尼柯拉爷爷并不害怕死去，他以豁达而泰然的心情看待生死问题。不过，他想无论如何要支撑到返回旧宅。这股强烈的愿望，帮助他战胜病魔，重新站立起来，启程赶路。尼柯拉爷爷向往着置身于古旧四壁之中，度过长长的不眠之夜，眼前闪现出早已不在世间而永远令人怀念的人们。

但是否值得回来一次，在顷刻之间看到、听到这一切，然后又永远忘却？

“否则又能怎样呢？”他稍加斟酌，随即乘车赶回故乡。

在最近那场重病变得凶险的时刻，在这种孤寂中，同样，当他战斗负伤、奄奄一息的时刻，当他没有力气转动舌头，和人们之间暂时出现了生死界限的时刻，他依旧头脑管用，思路清晰。不知怎么的，他格外敏锐地感觉到，对自己来说，不要断了那根把他同往昔、也就是同永恒联系着的线，是何等重要。

在他到达之前，住宅钉死了整整一年。雨浇雪压，又没

人清扫，因而原本就年久失修的房顶，已经损坏多处，七穿八洞。正门的台阶也朽烂不堪了。

尼柯拉爷爷望见老街、旧宅，他的心立刻冬冬猛跳，跳得他害怕自己走不到。他站了几分钟，平平气儿，迈开军人的坚定步伐，穿过街道，毅然扯掉围墙门上的十字形木条，踏进院子，在板棚里找出一柄斧头，砍落钉死窗户的木板。

他猛烈地挥动斧头，第一次忘了自己有心脏病。他想，要紧的是砍掉木板，开门开窗，让屋子里恢复应有的生气。

尼柯拉爷爷干完活儿，一回头，看见有几个女人站在自己背后，哀悼似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议论着他，猜测是贝斯索尔采夫家族的什么人，才会这样干。然而，她们都还太年轻，不可能认识他。她们攫住尼柯拉爷爷的目光，笑笑，十分好奇，直想跟他搭话。但是，他默默地对大家点点头，拎起小手提箱，走进门去了。

尼柯拉爷爷没有跟谁交谈，并不是由于生性孤僻，实在是身躯中每一根神经都在战栗。他重见了故居呵。对他来说，故居不仅仅是一幢住宅而已，那是他的生活、他的摇篮。

在记忆中，他一向觉得老宅很大、很宽舒，散发着炉子的暖气，热面包和热牛奶的香味，还有刚刚洗过的地板的气息。当年，尼柯拉爷爷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他一直以为，生活在他们住宅里的，不仅有“活人”，有奶奶、爷爷、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不仅有来来往往的无数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姑姑、姑夫、舅舅、舅妈、姨母、姨夫，而且还有在五间屋子墙上挂着的那些画儿上的人们。

这些是村妇和庄稼汉，身穿土布衣服，脸色安乐而拘谨。

那些是太太和老爷，穿着奇特的礼服。

女人身穿用金线绣花的裙子，后面拖着长长的衣裾；高高的发髻上插戴着头饰，珠光宝气。男子身穿令人眼花缭乱的白色、蓝色或绿色的礼服，领子高高竖起，靴子上有金的或银的马刺。

著名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英雄——拉叶夫斯基将军的画像，身穿大礼服、佩戴着许多勋章的画像，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小尼柯拉一直以为，“画中人”实际上生活在他们家里。甚至他成了大人以后，仍然具有这种感觉，虽然这也许是不可思议的。

很难解释原因，然而的确，在艰难困苦时，在濒临死亡时，在浴血奋战时，他回忆起老宅，想到的不仅有住在那儿的亲属，而且有他根本不相识的“画中人”。

原来，尼柯拉爷爷的高祖父是一位画家，而他的祖父贝斯索尔采夫医生，曾多年致力于搜集这位先人的画儿。无论尼柯拉爷爷回忆多少遍，这些画像总是在他们住宅里占着主要位置。

尼柯拉爷爷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扇门，突然觉得房间里有了某种难以补救的改变。他的感觉没有错——四壁空空，所有的画像荡然无存。

房间里弥漫着潮气和霉味。天花板和四角张挂着蛛网。许多大大小小的蜘蛛，对他毫不注意，继续做着自己精巧的

工作。

野老鼠在被遗弃的住宅里找到了安身之所，象杂技团里的走软索演员，顺着窗户上早先用来挂帘子的铁丝，快活地来回奔跑。

家具都搬离了原先的地方，而且用布套罩着。

尼柯拉爷爷的诧异和惊骇达到了顶点——万没想到，画像不见了！他试着跨一步，但脚下一滑，差点儿站不稳，原来地板上结着薄薄一层霜。于是，他跟溜冰似地朝前滑，在整幢住宅里留下长长的痕迹。

又是一个房间！

又是一个房间！

再看一个房间！

再看一个房间……

哪儿也没有画像！

直到这会儿，尼柯拉爷爷才想起，表姐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过他，所有的画像都搬走了，用麻袋布包好，搬进最干燥的房间，藏放在阁楼上。

尼柯拉爷爷沉住气，走进这个房间，爬上阁楼，哆嗦着搬出一幅幅画像，生怕它们已经碰坏、冻裂或霉烂。

但是出现了奇迹——画像完好无损。

他怀着异常亲切的感情，惦念表姐，想象着她为了保管好画像，怎样取下、藏放。她这么一个没有力气的、一年比一年干瘦的老太太，居然仔细地包好了每一幅画儿。显而易见，她整天整天地干了不止一个月，在缝住粗糙的麻袋布的时候，针把手指也刺痛了。有一回，她从高板床上摔下——



对，她在信上提起过这件事儿——躺了一阵儿又动手缝，直到做完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工作。

现在，画像已经找到，尼柯拉爷爷着手收拾屋子。头一件事儿是生炉子。等到窗玻璃蒙上水雾，他把窗开大，让房间里的潮气散出去。炉膛里呼呼响，吐着火舌，他仍在一个劲儿地添柴。接着，他搬来高凳梯子，搭得靠近天花板，洗刷墙壁。最后换了几次水，终于一小块一小块地把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

近几年来，尼柯拉爷爷头一次轻松、安乐地舒出一口气。

这时候，他又拉掉布套，摆好家具。末了儿，挂起了画像……每一幅都在原先的位置。

尼柯拉爷爷四下环顾，想想还要做什么……脑子里倏地一亮，明白了：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坐坐爸爸的旧圈椅。这张圈椅有个怪名字，叫“高背矮圈椅”。他小时候多么想爬上去呵，可惜大人不让！……

尼柯拉爷爷慢慢地在圈椅上坐下，往柔软的椅背上一靠，胳膊肘支在扶手上，就这样不知坐了多少时候。也许一小时，也许三小时，也许是这天所剩下的全部时间加上整整一夜……

住宅复活了，说话了，唱歌了，喊叫了……许多人走进房间，团团围住了尼柯拉爷爷。

尼柯拉爷爷想到种种事情，但每一次，思路都绕回到自己的隐秘愿望上来。他盼望自个儿临终的时候，他儿子会合家搬到这儿来住。